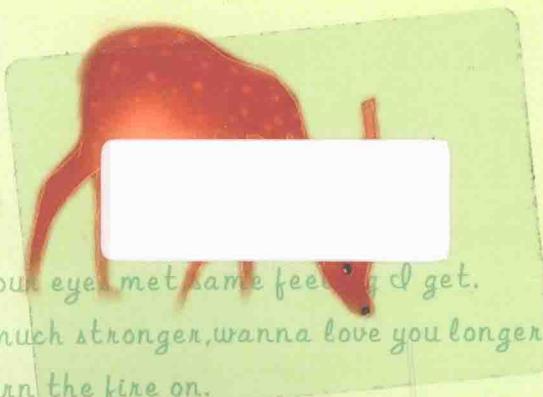


温暖的弦



First time our eye met same feeling I get.
Only feels much stronger, wanna love you longer
You still turn the fire on.
So if you're feeling lonely, don't,
you're the only one I ever want.
I only wanna make it good,
so if I love you a little more than I shoul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暖的弦:全2册 / 安宁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511-2118-7
I .温… II .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4128号

书 名: 温暖的弦:全2册

著 者: 安 宁

责任编辑: 李 爽 刘燕军

责任校对: 李 鸥

装帧设计: 黄巧玲 王 雪

美术编辑: 许宝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8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118-7

定 价: 59.8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乐与故人同

岁月似乎就躲在眼帘前，躲在眼睫纤细的前端，当执着去寻找它，隐隐约约能见到些影子，一点点模糊轨迹，而当把它忘诸脑后，只不过眨了眨眼，已是倏忽经年。

只有秋天，在辰宿列张中似乎无变，一年一度，每到这段新凉如洗的时光，和风无声吹浅，拂过垂帘，那样好的秋晴，日暖西窗，照得人懒洋洋的，只想白头无事，一夕终老。

渐渐不再记得，自己曾经写过什么书、什么样的文。

然而其实，何来方外世界，哪有世外之人，人生无非是庸碌红尘，最后关了房门，在桌旁坐定，再俯瞰一眼窗外庭院，朝树暮云，数株成林，横探枝头轻碧出浅黄，浅黄出深红，缤纷如彩染，而地上满是枯零落叶，回首对着电脑屏幕，只想到苏轼说，楼上不宜秋。

当年行文的心情被这样的时光涤荡，无限销蚀，只余微存。

此刻临屏写序，无意触及，回忆起当年种种，千般滋味浮亘在心，最深是怅惘，原来我曾那样投入过，那样挥洒过，那样惶恐过，又那样执拗过，只为坚持，一个属于谁的梦。

曾有不少妹纸留言，写个番外呗，连编辑都说，写个番外吧？

可是始终觉得，最初就是最好。

以多年之后，被时光迁改得已失去最初动念的心和笔，去延续多年之前，本已经完美得没有一丝瑕疵的美满结局，我怕会不会是狗尾续貂，过犹不及，反而折损了曾经的美好。

那曾是他与她的梦，我的梦，或许也曾是你的梦。就让这个书里与书外融和沉浸过的梦，以当年面目完好封存，当回想起字里行间，当重温他们存在的世界，心中那份酸楚，依然如初。曾经，他或她，你或我，付出过那样多岁月和眼泪，愿这份记忆，可以恒存。

每一个你，与书中的每一个他和她，曾经无意相遇，如今犹是故人。

书不如新，人不如旧。

安宁

楔 子

无梦的行歌

此后幽然的夜
还有吟游的诗人缥缈地唱吗
曾经
徘徊在指尖抚弯的眉角
那些温暖缠身的气息

谁 曾用心一丝一弦地敲击

此后模糊的翼
还有刻骨的暗花虚无地开吗
曾经
游离在深海如盲的天使
潜入森林古堡悲凉的歌迹

谁 曾用心一叶一脉地促织

• 愿所有等待终不被辜负 • 1

此后寒凉的菩提
还有明灭的香气掠轻拂尘吗
曾经
纤纱掩脸驿路候等的离人
烟霞萦落树底无尽的黄昏

谁 曾用心一枝一瓣地觅寻

此后半垂的柔眸
还有嫣然笑睫媚如青山吗
曾经
跨过三江烟火零落的帆舟
沉没在浮云和水天的尽头

谁 曾用心一帘一幕地画起
而后又一笔一墨勾销了记忆

谁 曾无言折下岸边紫槐
任晓风吹尽斜阳行歌
一影一身只闻轻行无梦的叹息

很深的夜，深得情绪徘徊在迷糊边缘。

人明明瞌睡，然而无声未眠是未能被化改的习惯，漫无目的地让心在孤清音色中静静游荡，不知是谁在低低吟唱，那首并不传世的无梦行歌。

很多年前，问自己，你要什么？

答曰，想要人宠，要呵护，要飞翔的自由，还要对方坦然而真实地说，他爱我。任何放不下面子千丝万缕思前想后的踌躇，都会教人失望。

很多年后，问自己，你要什么？

不记得哪里看来，当男子开口说娶你已是对女子的最大恭维，记忆淡而未忘，哪一年摘下的最初的那枚戒指？而今已不知弃置何方。

原来还以为，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从懵懂无知到踏过生关死劫后才明白，其实是一直都不曾清楚过。

那样的迷茫不知，也有可能，是因多少年后始终两手空空。

由是想起从前，一位安姓女子说：爱一个人，一定要爱他现在，千万不要去想爱将来。

真切体会到这个道理，是在年少铸成不曾或忘的大错之后。

突如其来的割裂，不留余地，不求路退，事隔多年才懂得吃惊当时的冲动和决然，终究大悔，却已连道歉都再无机会。

深刻的教训跟随了半世，在梦境与现实中萦身不去。

想要什么？被周公拖入睡界边缘的意识不肯认真挑拣回旋，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若硬要给出一个答案，那么，有些东西总

是在周而复始中一次次回到原点。

也许是要人宠，要呵护，想拥有栖息在某个胸膛内飞翔的自由，还渴望对方在耳边一遍遍动情地说：我无你不可，你是我此生不变的唯一。

中间多少年也许便是白活，原来已返璞归真。

所想要的，不过如从前一样简单。

暗荡帘外，一窗无月，夜，真的很深，很深了。



Chapter 01

创始 · 相见

世间事原本十之八九都不需上心。

可，独独对他，

她却无法持着一颗平常心相待。

故事发生在衣露申市。

这地方和香港、台北、上海、东京乃至纽约、温哥华、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完全无异，都不过是个太平盛世下的都市，科技日新月异，生活与时俱进，都会中商贾云集，有着无数的美丽女子和出色的青年才俊，且富豪们都安居于比利华山庄那些标志性地带——香港是太平山，台湾有阳明山……城市本身已如童话故事，即使再如何千回百转，最终也还是被人为地复制着固定模式。

繁华美丽的衣露申，也没能例外。

星期一一早，浅宇机构的人事部经理迟碧卡就接到一个电话。

一听到对方的声音，她的神色马上变得恭谨。

应对了几句，在电话挂断后恭谨之色从她的面容上退下，取而代之的是迟疑和为难。

正在沉思中，秘书部刘丹然拨进内线来。

“碧卡，杨影什么时候赴任？”

“我正要找你谈这件事，杨影最多只能做到这个周五，下周
一就要去纽约分公司欧阳那里报到。”

“接任她的人选我打算推荐技术部的杜心同和企划部的张端
妍，你意下如何？”

“这两位高级秘书都是上乘之选。”迟碧卡沉吟了一下，
“业务部的温暖呢？她怎么样？”

“温暖也算出色，性格不温不火，做事机敏灵活，专业素养
一流。我本来也有意举荐她，不过公司有规定，这个位置必须在
浅宇入职三年以上，她进来才两年，资历还浅，如果让她上去恐
怕其他人会有话说。”

迟碧卡笑道：“丹然，你和我都知浅宇最大的优点就是任人
唯才。想当年杨影也是破格提升，事实证明占总对她很满意，否
则也不会才两年工夫就又升一级调到纽约去做副经理。”

职场历练如许，刘丹然自然也是知眉识眼的人物，一听迟碧
卡这话，便应道：“你说得也是，占总本来就不太拘泥这些繁文缛
节。这样吧，我把她们三个人都推荐给你，你来比较一下。”

“也好，我找她们都聊聊。说白了，这样大的事我也不能决定，
终归还是要报给占总，由他来选。”

挂了电话，迟碧卡如释重负地吁出口气。

大约一盏茶的工夫，浅宇内部网的公告就发到了每一位员工
的邮箱里。秘书部决定举荐杜心同、张端妍和温暖为总裁秘书候
选人。三个人中资历最浅的温暖破格入选，多多少少引起一些茶

水间的话题。

迟碧卡调来三个人的过往绩评，一一看过后约见杜心同和张端妍。

最后才轮到温暖。

这已是迟碧卡第二次翻看她的履历，第一次是两年前招她进来时。

履历上的记录相较前两人简单得多，她自十五岁去了英国，一待就是七年，直到二十二岁大学四年级时才作为交换学生回来，翌年毕业考进浅宇秘书部，由于表现出色，一年前擢升为业务部高级经理助理。

迟碧卡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温暖，黑柔长发衬映得她的脸如纤玉，眉色清丽，眸似剪水秋瞳，眼神清亮专注，晶莹剔透的一双小巧耳垂上别着两粒小小的珍珠。

身高约一百六十五厘米，身着粉蓝色纪梵希春装外套和及膝裙，入时而不失端庄典雅，完美小腿套在玉色全透丝袜里，细致的脚腕下是三厘米高的细跟宫廷鞋，走进来时步履轻盈，身形窈窕玲珑得令人怦然心动。

较两年前相见时，她已少了青葱生涩，多了沉静安然。论容貌虽比不上占南弦美绝天下的女友薄一心，但却有种独特别致、淡泊不争的气度。

即便如此，然而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一向为迟碧卡所厌嫌，若不是那个人的面子她不得不卖，今日定不会再和这年轻女子面对面。

由是，她冷声道：“占总原来的秘书调往美国工作，公司需要推荐一个人接任她的职位。秘书部的刘经理举荐了杜心同、张端妍和你。请告诉我，你对这份工作有没有兴趣？以及对总裁秘书这个职位有什么看法？”

温暖没有立刻搭话，而是静默片刻。

这短暂的沉默却让迟碧卡对她另眼看了一下。

不管杜心同还是张端妍，都早打好腹稿以求表现最好，要知道总裁秘书是公司里所有未婚女性梦寐以求的职位，就算这个温暖对总裁本人不感兴趣，但浅宇总秘一职相对于她目前而言何止连跳三级，权力和薪酬都会与高级经理看齐。

却为何她的表现会与众不同，一点儿也没显出应有的兴趣？

迟碧卡放缓了语调，“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

温暖微微笑了笑，“我有信心可以把这份工作做好，但就是不知道……我是否适合到这个职位去？”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顾虑？”

“因为我的男朋友在代中做事，迟经理你也知道代中和我们公司的生意有交集，要是我在总裁身边工作，难免会接触到一些重要的案子和机密，如果以后发生什么事，我担心会说不清楚。”

迟碧卡着实一愣，情况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你男朋友在代中公司的职位很高？”大机构里动辄过万员工，一对恋人如果是普通职员，即使在对头公司里也很寻常，除非双方的职位都敏感才会有所影响。

温暖平静地回答道：“他是代中的总经理。”

迟碧卡几乎抹一把冷汗，代中的太子爷朱临路？！

“我明白了，你先回去工作，结果会在下班前公布。”

温暖离开后，迟碧卡忙不迭地拨电话。

“我的好老师，你推荐的人别说安排在占总身边，她甚至不适合存在于公司里，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让叫苦不迭的迟碧卡整个人傻在当场，像震惊过度，张圆的嘴半晌之后才合拢，最后吐出一声长叹，“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做吧。”

按以往的工作方式，迟碧卡早就自己拍板定案。占南弦从来不理这些琐碎事，他只要她推荐的人好用，一向不管那个人是谁。这次她却特意给视察在外的他写了封邮件，扼要说明，秘书部举荐三个人，她面谈后觉得温暖最为合适，但她身份特殊，所以请他指示。

说到温暖最为合适，这点迟碧卡倒不是胡说。抛开资历和背景不谈，平心而论她还是会选择温暖，因为杜心同和张端妍别有所图的心思到底逃不过她见惯世情的双眼，人还没有上去只是候选而已，经她三言两语的试探就已掩饰不住心底的向往，可见不够成熟老练。

反观温暖对这件事倒以平常心对待，甚至似乎显得有些迟疑，加上她男友的条件与占南弦差不了多少，想来不会对上司抱少女怀春的遐想，以后对人对事也就可以避免过多的私人情绪，这样更能协助占南弦顺利开展工作。

临下班前，回信来了，叫迟碧卡以后这种事都不用汇报，自行决定即可。她便往内部网发出公告，一秒钟后整个浅宇上下都知道了，业务部那尾叫温暖的美人鱼夺魁，大跃龙门。

接下来一连几日，温暖都忙着在六十六楼与即将离任的杨影交接。

就算杨影已经把手头上的工作仔细交代给她，但大量邮件在一夜之间蜂拥而至，还是让她应接不暇。

浅宇创始人占南弦仍差旅未归，但作为他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专属秘书，所有高级职员与他往来的邮件无一例外会抄送给她，以便她了解、跟进以及处理他给全球下达的各项指令。

在接手之初，每一封邮件她都摸不着头绪，必须得向杨影请教或主动致电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问清来龙去脉，再细心了解当前状况和后续安排。

资产管理、金融服务和信息科技是浅宇的三大核心业务，自从半年前占南弦把资产管理和服务的重心转移到美国，委派了从浅宇创始就和他并肩打拼的死党欧阳菊含任总经理之后，权力便逐步下放。

这次把杨影调过去，也是因为她最熟悉这两方面的工作。

由此占南弦在本土亲自执掌的业务转向了信息科技，以前一些不需要向他汇报工作的中层管理干部也开始写E-mail上来，有的连杨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故而，为了把繁重的工作一一厘清，每天温暖都在六十六楼独自加班到深夜才离开。

累的时候，端杯开水走进会议室，往地面广场静静地眺望。

浅宇大厦于三年前建成，坐落在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一主一附两座楼，各高六十六层，主楼纯为办公之用，打通了上下两层的接待大堂无比恢宏，三四楼是公司历程和产品展示馆，五楼以上为办公区域。

主楼与附楼除了地面通道外，在四楼还辟出大型空中花园的绿色植景廊桥，把两幢建筑连为一体。

附楼包括员工餐厅、咖啡厅、健身室、室内泳池和各种室内球场，集餐饮、休闲、运动于一体，十五楼到六十楼为酒店式公寓，提供给单身的高级主管或用于解决出差员工的住宿问题，六十一楼以上不对外开放，都猜测那是总裁的私人空间。

关于占南弦的发家，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他十八岁考入大学时互联网在亚洲刚刚起步，极其年轻的他以二百万资金创建了浅宇速讯，半年后获得一笔五百万的风险投资，其后几年网络如火如荼，浅宇速讯家喻户晓。

谁都没想到的是，在大学毕业前他忽然以三亿的价格把公司卖了。

而最离奇的，就在他把公司卖出后不久Internet泡沫吹破，百分之八十的网络公司纷纷倒闭，像他这样在最巅峰时期全身而退的人绝无仅有，从那时起，占南弦这个名字就成了业内神话。

当原来的同行还在为生存而搞得焦头烂额时，大学毕业的他已经轻轻松松挟大笔资金进入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领域，所营业务不但包括企业私募股权基金、对冲组合基金、房地产投资基金和